

卷第四百六十九 水族六

(水族為人)

張方 鍾道 晉安民 劉萬年 微生亮 蘆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
王奂 蔡興 李增 蕭騰 柳鎮 隋文帝 大興村 萬頃陂 長鬚國
張方

廣陵下市廟，宋元嘉十八年，張方女道香送其夫婿北行，日暮，宿祠門下。夜有一物，假作其婿來云：「離情難遣，不能便去。」道香俄昏惑失常。時有王纂者能治邪，疑道香被魅，請治之。始下針，有一獼從女被內走入前港，道香疾便愈。(出《異苑》)

鍾道

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，情慾倍常。先樂白鶴墟中女子，至是猶存想焉。忽見此女子振衣而來，即與燕好。是後數至，道曰：「吾甚欲雞舌香。」女曰：「何難？」乃掬香滿手，以授道。道邀女同含咀之，女曰：「我氣素芳，不假此。」女子出戶，狗忽見，隨咋殺之，乃是老獼。口香即獼糞，頓覺臭穢。(出《幽明錄》)

晉安民

晉安郡民斷溪取魚，忽有一人著白帽，黃練單衣，來詣之，即同飲饌。饌畢，語之曰：「明日取魚，當有大魚甚異，最在前，慎勿殺。」明日，果有大魚，長七八丈，徑來衝網，其人即賴殺之。破腹，見所食飯悉有。其人家死亡略盡。(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)

劉萬年

宋後廢帝元徽三年，京口戍將劉萬年夜巡於北固山西，見二男子，容止端麗，潔白如玉，遙呼萬年謂曰：「君與今帝姓族近遠？」萬年曰：「望異姓同。」一人曰：「汝雖族異，恐禍來及。」萬年曰：「吾有何過？」答曰：「去位，禍即不及。」萬年見二人所言，益異之。萬年謂二人：「深謝預聞，何用見酬。」萬年欲請歸鎮，二人曰：「吾非世人，不食世物。」萬年與語之次，化為魚，飛入江去。萬年翌日托疾，遂罷其位，後果如魚所言。(出《江表異同錄》)

微生亮

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，宋順帝昇平二年，溪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，投置缸中，以草覆之。及歸取烹，見一美女在草下，潔白端麗，年可十六七。自言：「高唐之女，偶化魚游，為君所得。」亮問曰：「既為人，能為妻否？」女曰：「冥契使然，何為不得。」其後三年為亮妻，忽曰：「數已足矣，請歸高唐。」亮曰：「何時復來？」答曰：「情不可忘者，有思復至。」其後一歲三四往來，不知所終。(出《三峽記》)

蘆塘

耒陽縣東北有蘆塘八九頃，其深不可測。中有大魚，當至五日，一奮躍出水，大可三圍，其狀異常。每出水，則小魚奔迸，隨水上岸，不可勝計。又云，此塘有鮫魚，五日一化，或為美婦人，或為美男子，至於變亂尤多。郡人相戒，故不敢有害心。後為雷電所擊，此塘遂乾。(出《錄異記》)

彭城男子

彭城有男子娶婦不悅之，在外宿月餘日。婦曰：「何故不復入？」男曰：「汝夜輒出，我故不入。」婦曰：「我初不出。」婿驚。婦云：「君自有異志，當為他所惑耳。後有至者，君便拘留之，索火照視之，為何物？」後所願還至，故作其婦，前卻未入，有一人從後推令前，即上床，婿捉之曰：「夜夜出何為？」婦曰：「君與東舍女往來，而驚欲托鬼魅，以前約(明抄本「約」作「納」)相掩耳。」婿放之，與共臥，夜半心悟。乃計曰：「魅迷人，非是我婦也。」乃向前攬捉，大呼求火，稍稍縮小，發而視之，得一鯉魚長二尺。(出《列異傳》)

朱法公

山陰朱法公者，嘗出行，憩於台城東桔樹下。忽有女子，年可十六七，形甚端麗，薄晚，遣婢與法公相聞。方夕，欲詣宿，至人定後，乃來，自稱姓檀，住在城側。因共眠寢，至曉而云：「明日復來。」如此數夜。每曉去，婢輒來迎。復有男子，可六七歲，端麗可愛，女雲是其弟。後曉去，女衣裙開，見龜尾及龜腳，法公方悟是魅，欲執之。向夕復來，即然火照覓，尋失所在。(出《續異記》)

王奂

齊王奂自建業將之渚宮，至江州，泊舟於岸。夜深，風生月瑩。忽聞前洲上有十餘人喧噪，皆女子之音。奂異之，謂諸人曰：「江渚中豈有是人也。」乃獨棹小舟，取葭蘆之陰，循洲北岸，而於繁葦中見十餘女子，或衣綠，或衣青碧，半坐半立。坐者一女子泣而言曰：「我始與姊妹同居陰宅，長在江漢，不意諸娘，虛為上峽小兒所娶，乃至分離。」立者一女子歎曰：「潮水有回，而我此去，應無返日。」言未竟，北風微起。立者曰：「潮至矣，可以還家。」奂急從蘆葦中出捕，悉化為龜，入水而去。(出《九江記》)

蔡興

晉陵民蔡興忽得狂疾，歌吟不恆，常空中與數人言笑。或云：「當再取誰女！」復一人云：「家已多。」後夜，忽聞十餘人將物入裡人劉餘之家。餘之拔刀出後戶，見一人黑色，大罵曰：「我湖長，來詣汝，而欲殺我！」即喚群伴：「何不助餘耶？」餘之即奮刀亂砍，得一大鼉及狸。(出《幽明錄》)

李增

永陽人李增行經大溪，見二蛟浮於水上，發矢射之，一蛟中焉。增歸，因復出市，有女子，素服御淚，捉所射箭。增怪而問焉，女答之：「何用問焉？為暴若是！」便以相還，授矢而滅，增惡而驟走，未達家，暴死於路。(出《異苑》)

蕭騰

襄陽金城南門外道東，有參佐廨，舊傳甚凶，住者不死必病。梁昭明太子臨州，給府寮呂休茜。休茜常在廳事北頭眠，鬼牽休茜，休茜墜地。久之悟。俄而休茜有罪賜死。後今尚騰初上，至羊口岸，忽有一丈夫著白紗高室帽，烏布褲，披袍造騰。疑其服異，拒之。行數里復至，求寄載，騰轉疑焉，如此數回，而騰有妓妾數人，舉止所為，稍異常日，歌笑悲啼，無復恒節。及騰至襄陽，此人亦經日一來，後累辰不去。好披袍縛褲，跨狗而行，或變易俄頃，詠詩歌謠，言笑自若，自稱是周瑜，恒止騰舍。騰備為禳遣之術，有時暫去，尋復來。騰又領門生二十人，拔刀砍之，或跳上室梁，走入林中，來往迅速，竟不可得。乃入妾屏風裡，作歌曰：「逢歡羊口岸，結愛桃林津。胡桃擲去肉，訝汝不識人。」頃之，有道士趙曇義為騰設壇，置醮行禁。自道士入門，諸妾並悲叫，若將遠別。俄而一龜徑尺餘，自到壇而死，諸妾亦差，騰妾聲貌悉不多。諮議參軍韋言辯善戲謔，因宴而啟云：「常聞世間人道『黠如鬼』，今見鬼定是癡鬼，若黠，不應魅蕭騰妓。（「妓」原作「故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以此而度，足驗鬼癡。」（出《南雍州記》）

柳鎮

河東柳鎮字子元，少樂閒靜，不慕榮貴。梁天監中，自司州游上元，便愛其風景，於鍾山之西建業裡，買地結茅，開泉種植，隱操如耕父者。其左右居民，皆呼為柳父，所居臨江水，嘗曳策臨眺，忽見前洲上有三四小兒，皆長一尺許，往來遊戲，遙聞相呼求食聲。鎮異之。須臾，風濤洶湧，有大魚驚躍，誤墜洲上。群小兒爭前食之。又聞小兒傳呼云：「雖食不盡，留與柳父。」鎮益驚駭，乃乘小舟，徑捕之，未及岸，諸小兒悉化為獺，入水而去。鎮取巨魚以分鄉里，未幾，北還洛陽，於所居書齋柱，題詩一首云：「江山不久計，要適暫時心。況念洛陽士，今來歸舊林。」是歲天監七年也。（出《窮怪錄》）

隋文帝

隋文帝開皇中，掖庭宮每有人來挑宮人，司宮以聞，帝曰：「門衛甚嚴，人從何而入！當妖精耳。」因戒宮人曰：「若來，但砍之。」其後夜來登床，宮人抽刀砍之，若中枯骨，其物走落，宮人逐之，因入池而沒。明日，帝令涸池，得一龜尺餘，其上有刀痕，殺之遂絕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大興村

隋開皇末，大興城西南村民設佛會，一老翁皓首白裙襦，求食而去。眾莫識，追而觀之。行二里許，遂不見。但有一陂，水中有白魚長丈餘，小而從者無數，人爭射之，或弓折弦斷，後竟中之。割其腹，得粳米飯。後數日，漕梁暴溢，射者家皆溺死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萬頃陂

唐齊州有萬頃陂，魚鱉水族，無所不有。咸亨中，忽一僧持鉢乞食，村人長者施以蔬供，食訖而去。於是漁人網得一魚，長六七尺，緝鱗鏤甲，錦質寶章，特異常魚。欲齎赴州餉遺，至村而死，遂剖而分之。於腹中得長者所施蔬食，儼然並在。村人遂於陂中設齋過度，自是陂中無水族，至今猶然絕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，明抄本作出《五行記》）

長鬚國

唐大足（「足」原作「定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初，有土人隨新羅使，風吹至一處，人皆長鬚，語與唐言通，號長鬚國。人物甚盛，棟宇衣冠，稍異中國，地曰扶桑洲。其署官品，有正、長、戢、波、日、沒、島、邏等號。土人歷謁數處，其國皆敬之。忽一日，有車馬數十，言大王召客。行兩日，方至一大城，甲士門焉。使者導土人入，伏謁。殿宇高敞，儀衛如王者。見土人拜伏，小起，乃拜土人為司風長，兼駙馬。其主甚美，有須數十根。土人威勢烜赫，富有珠玉，然每歸，見其妻則不悅。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，後遇會，土人見嬪姬悉有須，因賦詩曰：「花無葉不妍，女有須亦丑。丈人試遣總無，未必不如總有。」王大笑曰：「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頤間乎？」經十餘年，土人有一兒二女。忽一日，其君臣憂蹙，土人怪問之，王泣曰：「吾國有難，禍在旦夕，非駙馬不能救。」土人驚曰：「苟難可弭，性命不敢辭也。」王乃令具舟，令兩使隨土人，謂曰：「煩駙馬一謁海龍王，但言東海第三滬第七島長鬚國，有難求救。我國絕微，須再三言之。」因涕泣執手而別。土人登舟，瞬息至岸。岸沙悉七寶，人皆衣冠長大，土人乃前，求謁龍王。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，光明迭激，目不能視。龍王降階迎，土人齊級升殿。訪其來意，土人且說：「龍王即命速勘。」良久，一人自外白：「境內並無此國。」土人復哀祈，具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滬第七島，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，速報。經食頃，使者返曰：「此島蝦合供大王此月食料，前日已迫到。」龍王笑曰：「客固為蝦所魅耳。吾雖為王，所食皆稟天符，不得妄食。今為客減食。」乃令引客視之，見鐵鑊數十如屋，滿中是蝦，有五六頭，色赤，大如臂，見客跳躍，似求救狀。引者曰：「此蝦王也。」土人不覺悲泣，龍王命放蝦王一鑊，令二使送客歸中國，一夕至登州，顧二使，乃巨龍也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